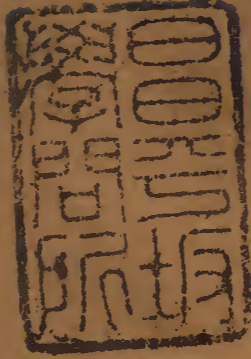


朱氏訓蒙詩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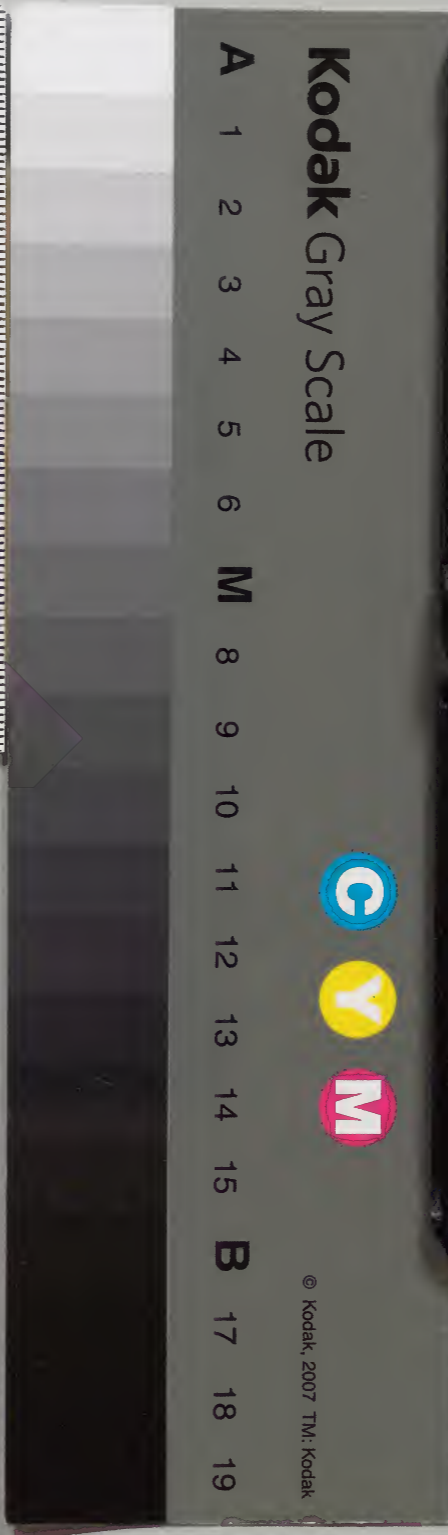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三	六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八	波
三	二	書
函	五	
一	三	
七	二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8
冊數	32	(5)
函號	273	226



朱氏訓蒙詩門卷之五

黃岡朱日濬述

同學王澤弘正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奥

衛人美武公之德且人君之進德也必有修為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必有自然之

詩月

卷五 衛淇奥

淺草文庫

門人

王材升
王材任
王材成
王材律

恭

言甲 卷五
效驗瞻彼淇水之奧。○集傳淇水各奧隈也。○呂記
長樂劉氏曰奧謂水厓彎曲之處。○朱日濬曰隈鳥
魁切聲同威或作阮爾雅云厓內爲隩厓外爲隈隩
隈雖有厓內外之別然總之皆水邊彎曲處也唯彎
曲是以深邃故奧卽從深奧之字隩與奧同。○衛本
侯爵稱公者孔氏以武公當周幽王之時入相爲卿
士又衛世家云武公四十二年將兵佐周平戎有功
平王命爲公故得稱公也或又云宣王時爲卿士未
知孰是名和僖侯子共伯弟。○奧音郁按奧同澳今
大學孔叢子子貢傳皆作澳爾雅又作隩皆可通用

綠竹猗猗

綠竹之始生猗猗然其柔弱而美盛矣。○
集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

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古義竹艸
屬戴凱之云謂竹是艸不應稱竹竹是一族之總名
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艸木竹猶動品之中有
魚鳥獸也班彪志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漢志
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
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淇上多竹在漢
世猶然矣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與武公特稟
異氣而生也。○朱日濬曰毛傳以綠竹是王芻篇竹

言甲
之艸卽今之木賊也此不必別求証據卽觀末章如
簧之喻與王芻篇竹何涉昔宋熙寧中太子右贊善
大夫吳安度召試舍人院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
止緣竹青青詩不依註解作王芻篇竹遂定入第五
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富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
謂王芻篇竹柔脆常艸不足以咏武公之德又按史
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奧之竹祇是竹箭之
竹也乞再取安度所試下學士院看詳於是賜安度
進士出身嗟呼傳註之訛已非一端苟非有格物窮
理之學者孰能正之哉○綠大學爾雅陸璣疏豐氏

本俱作藁猗
音醫叶阿

有匪君子

况我有匪君子○集傳匪斐
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

武公也○大全雙峯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
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
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匪大學釋文**如切如磋**其得
豐本俱作斐下同韓氏作邲云美貌**如切如磋**成此
匪然者蓋始之用功也學以明理析理欲於毫釐剖
天人於疑似旣如治骨角者之切之又如其磋之○
集傳治骨角者旣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錫○朱日
濬曰鑢音慮亦作鑢考工註磨鑢之器卽今濬鄉俗

所云鐵錯也錫音盪亦作銘韻書云平木器卽今澆鄉俗所云鐵鏟也。○大全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礲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如礲。○礲平聲如琢如磨修以去私務微疵之不留期萬理之明淨既如治玉石者之琢之又如其磨之其德之進益爲何如乎。○集傳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朱日濬曰椎與槌通字書云木槌也椎鑿者以木槌擊鑿而琢之也沙是沙石是石是兩物。○大全北溪陳氏曰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礲至

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如磨。○朱日濬曰此五句是興緣竹始生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興武公之學問自修有進而無已也埤雅謂竹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是緣竹爲始生也切礲本知說故言學問琢磨本行說故言自修。○又按古義云武公之學修如楚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贊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礲琢磨之實濬謂古人如此用工安得不至聖賢地位今人事事只求自己便安因循過了所以做不得好人。○大學切礲道

言門 卷五 四
學也琢磨自修也本謂道者言也大全輔注云以緣
竹始生之美盛典武公道學自修之進益不可以此
道學解大學道字說約云如道學自修可說
卽道盛德至亦可說矣此古今笑柄是也
瑟兮
由是積中形外貌之間瑟兮其矜莊廉隅飭而
不至輕浮儻兮其威嚴瞻視尊而無有怠惰○集
傳瑟矜莊貌儻威嚴貌○古義瑟纘密也按瑟二十
五絃其絃甚密故訓瑟爲密儻說文云武貌按荀子
陋者俄且儻釋之者引晉魏之間謂猛爲儻左傳儻
然授兵登陳皆武意也武公資性嚴武故諡曰武觀

此可見○詩說瑟者正衣冠尊瞻視無一毫粗
疎儻者貌足畏色足憚無一毫懈弛○儻音隄
赫兮赫兮其宣著而氣象充盛
咺兮咺兮其盛大而光輝
發越○集傳咺宣著貌○孔疏瑟儻者自矜持
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
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咺音烜
大學
有匪君子况有匪君子儼
然盛德之在望
終不可諼兮自始至
之心不可得而諼忘今夫豈易及者哉○集傳諼忘
也○通解興意至五句止瑟儻二句是言其成德之

詩句

卷五

衛淇奥

五

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此章本意與大學引
用意畧不同彼以切磋語學問謂講習討論之兩致
共功此則言講習討論之功有進無已如既切復磋
然也彼以琢磨語自修謂省察克治之兩庸其力此
則言省察克治之力有進無已如既琢復磨然也蓋
彼自精密言精密者粗疏之對也此自進益言進益
者退損之對也本言知行工夫而顧曰美其德者蓋
切嚙者知之功即所謂擇善而為知也琢磨者行之
功即所謂固執而為仁也彼以瑟僩為嚴敬之內存
赫喧為光輝之外著此則皆自德容之形於外者言

之也彼不可諛總承上意言其德止至善而人不能
忘之此則只是瑟僩赫喧之盛而言得於所見者而
自不能忘也故其工夫在抑之一篇宜參看終之云
者猶言到底意非指後世之後言也○諛音噎叶上
聲大學作○瞻彼淇奧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既長者則青青然堅
剛而茂盛矣○集傳青青有匪君子况有匪充耳瑋
堅剛茂盛之貌○青音精其德之稱服也何如哉觀其服飾充耳有懸瑋以
養聰也則尚以瑋瑋之石○集傳充耳瑋也瑋瑋

詩月

卷五 衛淇奧

六

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以石。詩緝釋文曰：璵，石次玉者，瑩玉色之榮也。通解按：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璵，瑩音秀，營。如星之明，德稱其服，其尊嚴又何如乎。○集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縫音奉。○毛傳：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鑠鑠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服，皮弁以日視朝，鑠音歷，亦作礫。○孔疏：禮記云：周弁殷皐，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弁

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璵。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璵飾七子，男璵飾五玉，亦三采。武公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璵飾七。○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六帖：三采，朱白蒼也。○充耳二句，是詩人瞻望丰儀，就他誇獎如召

南贊王姬之車東人稱袞衣繡裳秦人稱錦衣狐裘之例要識他快觀贊嘆之意只須依本文說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此意可自己說不可代他說○說紉皮弁不瑱本所舊聞不但通解禮書卽有兼用之說曰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纁則弁亦有之也要未知孰是矣禮書又引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爲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達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此亦必有據又曰凡在下爲是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璫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抵用象而託以皮者也舊圖皮弁

盈弁俱爲小圈而依此則云飾縫者當獨在下舊圖誤邪禮書又曰諸侯之皮弁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則此注疏爲詳○通解充耳二句宜就本等物色發揮出尊嚴之意要見他人皆以石以玉無如我侯之尊嚴也注中德之稱卽此是觀而見其三字可知矣其下四句遂言其德之著於外而人之不能忘耳大全劉氏以服飾尊嚴爲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爲釋下四句非集傳意○朱日濬曰此五句是興集傳云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濬謂堅剛茂

言曰 卷五
盛亦有尊嚴意故以為典。○周禮注云貫玉於弁之
縫中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為証濬按伊綦詩本作
伊騏馬青黑色曰騏乃言弁色不指所飾之玉蓋騏
綦基同音其然古字雖通用但在其弁伊騏則指弁
色而言在此會弁如星則綦基俱指飾玉而言蓋綦
謂青黑色亦云結也謂結玉於縫中也。基基也謂結
玉於弁之基本也。則騏與綦基可通用。而又有專指
註疏一槩引之誤矣。弁必用皮者冠制我起故宜皮
皮必用鹿者又取和鳴相應之意色必用白者便於
染色所謂騏即所染之色也禮書止言白鹿皮而不

言所染之色豈有服白弁之禮耶且白弁加玉亦不
見如星之燦燦矣故皮弁亦曰騏弁皮弁言其質騏
弁言其色也。又按冕弁冠之殊名制亦各異冕有五
五袞鷩毳希玄是也弁有五韋弁皮弁冠弁服弁弁
經是也冕制通於大夫以上弁通於士以上冠則及
於庶人蓋上可兼下而下不得僭上故五冕五弁天
子皆得盡用惟諸侯以下則各有其等大夫以上雖
得服冕然冕皆祭服平常不用士以上雖得服弁然
士服皮弁會無結飾。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
於已故絲衣曰載弁侏侏謂士戴爵弁而助祭於王

也爵弁即皮弁而染如爵頭之赤黑色者此又士服
 弁之異五弁各有所用唯皮弁是常用之服故書傳
 言弁多是皮弁濬楚中京山郝氏曰弁制大於冠古
 冠止撮髮弁下覆額禮記注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
 也所以自寬大也足互相發明矣○冕弁冠制雖殊
 而名又相通故孔氏於有頍者弁疏則云弁者冠之
 大名文公於周之服冕註則云周冕有五祭服之冠
 也於麻冕註則云緇布冠也孔子在當時為魯大夫
 祭宜服冕故曰吾從衆衆謂當時有爵位者今濬村
 塾中多講成民庶之衆若齊民皆得服冕者然悖謬

甚矣然冕弁得通稱冠而冠不得通稱冕弁此亦足
 見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之義也●濬又按周禮注
 皮弁以皮六方縫之會其合縫處據此則飾縫
 不獨在下矣此又一說未知誰是○會音怪 瑟兮
 僮兮 由是容貌之 赫兮咺兮 赫兮 有匪君子 有匪 終
 不可諼兮 民之仰之者終不可諼兮 感人也何深哉○興也 ○瞻彼淇奧 瞻
 淇 綠竹如簣 綠竹之長成者如簣之密比而盛之至
 奧 矣○集傳簣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
 詩 淇 衛淇奧

之至也。○朱日濬曰：棧音讒之上濁，乃牀濁助諫切也。檀弓注云：牀第也。策音子，又音至，即今人密比小竹置於牀上以承簟席者。集韻：有匪君子，況有匪如謂之牀格是也。○簣音責，叶積。

金如錫 自切。磔琢磨以來陶鎔至而真性瑩然，其不言其鍛鍊之精純。○朱日濬曰：據古義所言，今世用物銅鐵為多，經文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銅鐵在其中，言錫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耳。濬謂此說牽強，蓋總言則金可以該五金，若分言則

金自金錫自錫，五金唯黃金至貴。此詩之金，斷指黃金無疑，兼錫者便文耳。

如圭如璧 砥深而本體粹然，其無瑕則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其德之成就為何如乎。○集傳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古義圭瑞玉也，其製上圓下方，璧亦瑞玉，其製外圓內方。○講意註中鍛鍊精純，就金錫上言生質溫潤，就圭璧上言非即指武公之德也。觀本文有四如字可見，須把正意影像另請在前面。○說約：綠竹如簣，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夾比又一法。○朱日濬曰：此五句是興。集傳云：以竹之至盛興其

德之成就。濬謂竹如篋。則猗猗青青者成。亦有成就之意。故以興武公德之成就。或問生質溫潤與武公進修無與。濬曰。人事盡而天分見。功力殫而木體出。若不自切。確琢中來。安能存此生質之美。寬

今綽今 由是無事。象束以自拘。而寬今宏裕。綽今開大也。猗重

較 猗與如在重較之上。今何安舒自如也。集傳。荷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輪上出軾者。

謂車兩旁也。輪音倚。詩緝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疏義。輪兩旁植木也。語見周禮。與人註疏云。較。車兩旁豎之者。兩輪上出軾者。以較之兩頭皆置於輪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輪出軾而言也。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兩橫木。在下者為軾。上者為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層出也。此說重較稍明。而與周禮稍異。姑存之。朱曰。濬曰。車必用較者。為古

人立乘、馳驅上下，有所憑耳。凡較逐爭較之較，皆從此字。蓋較與軾相并，若有爭逐之勢者然。古人必立乘者，乘僅代步。男子有事於四方，不欲過為安逸。若老者、婦人，得坐乘一馬之安車，蓋老者以安，婦人無事於動也。今御法既廢，車製不存，非獨濬楚中地險難用，即今河南北所乘者，多是安車之類。學者欲以今事道古制，所以難於盡合也。凡我後學，其亦講於格致之義乎？古義云：車上之人，致敬則憑軾，間造則憑較。故以日寬綽時焉。○**善戲謔兮**，無事莊厲以自倚。音倚，重平聲，較音角。

今言而善謔兮。○古義善戲謔者，順氣解顏，不立崖岸，載色載笑，與孔子莞爾之戲同。陳傅良云：古人肅肅不廢，雍雍僮僮不廢，**不為虐兮**，皆不至失而為邪，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不為虐兮**，淫虐兮，何和易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禮非至德成就，其孰能之哉？此所以可美也。○集傳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

詩門 卷五 三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疏義張而不弛一段語出雜記。凡人斂束之時猶弓之張。舒緩之時猶弓之弛。有德之人嚴而泰。和而節。自不倚於一偏也。○詩原虛卽諶之過。○講意此章言德底於成。動中乎禮。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寬綽四句不可作四段意。須以下句足上句。講寬綽中乃含得自如意。故卽重較以嘆其自如耳。非真謂其在重較之上也。蓋依較非致敬之時。此可以狀自如氣象。故言之耳。善戲謔是笑語。卒獲意善卽不虛也。大段見而康而色載。色載笑和氣襲人。故曰樂易。不可說壞了。

遂作戲言戲動說。戲言出於私。戲動作於謀。便不謂之善矣。○興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朱日濬曰。據六帖說。通此詩三平看。雖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

然無淺深漸進之殊。總是美其德。末章言德之成就。其實首章琢磨之後。二章充耳會弁之發。卽是此德。非至此始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或謂首二章猶有主敬工夫。至末矜持泯而自然。不知當敬而敬。則爲瑟僩赫叵。當和而和。則爲寬綽戲謔。豈有到那寬綽戲謔。便不瑟僩赫叵乎。○集傳按國

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懿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懿音抑○大全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如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

備赫叵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詭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群臣使進規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朱日濟曰序云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古義云嚴粲定為幽王時詩然以幽王之暴虐至於殺身武公於此畧不見有庇君匡國之效何哉考世家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意必此時始入相耳徐幹中

論謂此詩之作，在武公年九十作抑戒之後，而歐陽氏補圖，屬之於平，蓋有見矣。

考槃在澗

此美賢者隱處之詞，曰：凡人役情世境，即所樂罔存焉。茲之成其槃桓之室於澗谷

中者，○集傳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澗音肩。碩人之寬，乃是碩大之賢，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獨寐寤言，然豈意也。○集傳碩大寬廣也。○寬叶川。獨寐寤言，偶然

已哉，蓋自獨寐而寤，獨寤而言。○古義寐臥也，寤寐

覺也，自言曰言，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也。後放

永矢弗諼

永誓不忘此樂，其自得為何如耶。○集

誓也，蓋謂意之激切，如矢之直也。○通解不忘此樂

之樂，固不可專指澗谷而言，亦不外澗谷而言，或指

寬字，邁字軸字，太拘。○考槃在阿，澗之旁有阿，考槃

○諼音垣。○賦也。○碩人之邁，碩人處之，而寬廣自如焉。○集傳邁義

詩門

卷五

衛考槃

六

獨寐寤歌

夫豈有弗足哉彼

永矢弗過

亦永誓所願不踰乎此也

何其樂以終身焉。○集傳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過音戈。○賦也。○考

樂在陸

阿之旁有陸考樂在

碩人之軸

碩人處之而盤旋不舍焉

○集傳軸盤桓不行之意。○詩緝補傳日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也。○軸音逐。○獨寐寤宿夫

可淺測哉彼自獨寐而寤宿。○集傳寤宿已覺而猶臥也。○永矢弗過亦永誓不以

此樂告人也。

何其自喻適志耶夫賢者在野此衛所以日替也。○集傳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告音谷。○賦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朱日濟曰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真六帖云

弗諼者其志堅弗過者其願足弗告者其樂深。○澗阿陸俱在一地蓋澗有阿阿有陸也寬適軸俱

是心有真樂不以考槃而易猶孔子謂顏淵不改其樂耳若云樂此考槃便非昔范希文有退志其

子弟請治第洛陽以為逸志之所公曰人若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潛謂希文此言殆合

於風人之旨矣。此是人美賢者耳。若作賢者自言。其意便淺。故雖人見其樂。而樂者仍不自知也。三章皆言寤寐者。濬按詩測曰。人之意氣。多激於白晝。而真情每形於寤寐。寤寐而然。則世間事無一在其胸中者。亦無一事。可動其胸中。所謂夜質諸夢寐是也。序云刺衛莊公也。不能繼先君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古義云。莊公名揚。武公子。鄧元錫云。夫武公之德。聖矣。莊公有溺志。賢者退而適於野。故序以為刺。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子貢傳申培說。皆謂廊人。

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此殊無明據。詩緝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為器。非也。民訖自若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樂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

碩人其頡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詩曰。夫婦相親。誼之正也。况我夫人。尤無減焉者乎。

唯此碩人。頡然而長。○集傳。碩人指莊姜也。頡。長貌。○頡音祈。**不錦褰衣**。衣錦於中。於外。不使文之外著。體服蓋如斯矣。○集傳。錦。文衣也。褰。禪也。錦衣而加褰焉。為其文之太著也。禪。音丹。

吾門

卷五 衛考槃

六

朱日濬曰古義云錦說文云襄色織文按襄者雜色也劉熙云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从金帛鄭云褻以緘穀爲之按穀音斛一曰羅穀又縐紗曰縠然說文又云褻糝也泉屬羅云葉似苧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糝音頤亦作頤兩說未知孰是

六帖頤人二句是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上衣去聲下如字褻頤

齊侯之子 試以其族類言之上聲音頤字亦作綱

齊侯之妻 其夫維何則衛侯之妻○六帖此句說子衛侯之妻者太費思索或言以齊侯之子爲衛侯

之妻或重妻字言正位中宮非也

東宮之妹 然常人只照本文平說去纔是詩家本色

者已之自由未必貴也則東宮爲之兄彼爲之妹初非庶孽者比而所生亦貴矣○集傳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日妹

古義孔穎達云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

左傳東宮名得臣孔云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

知何公太子按史記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劉熙云：妹，昧也。那侯之姨，常人夫之貴者，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那侯之姨，姊妹之夫，未必貴也。彼則為那侯之姨。○集傳：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那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古義：那，周公所封邑，左傳所謂那茅，胙祭周公之胤者。在今直隸順德府那臺縣侯爵也。○朱日濬曰：路

史云：周公之祚七靖，**譚公維私**。譚公為彼之私，則皆淵封那侯爵，滅於衛。夫亦貴矣，是其族類之盛如此。○古義：譚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路史云：嬴姓，春秋莊十年，書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本子爵而得稱公者，白虎通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以為諸侯，故稱公而尊。此詩亦言公者，蓋依其臣子之稱便文耳。劉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鄒云：按漢儒謂禮唯嫁長女，餘皆為媵。然碩人既為衛侯妻，而那譚之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

言門 卷五 五
承之曰、蟻蟻外黃內黑、或亦謂之蟻蟻、唯孫炎及陸
璣據揚雄方言云、蟻蟻謂之蟻、自關而東謂之蟻蟻、
梁益之間或謂之蟻、秦晉之間謂之蟻、以蟻蟻也、蟻
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蟻蟻也、八
名爲一物以上二說、詩緝兩存、唯古義從郭璞陸佃
以蟻蟻蟻爲一物、蟻蟻蟻蟻蟻蟻桑蠹爲一物、紛紛莫
定、濬按孟子云、井上有李、蟻食實者過半矣、蟻卽蟻
蟻蟻蟻之別名、卽李木中所生之蠹蟲而食此李者
也、郭璞謂蟻在糞土中、蓋因誤讀孟子井上有李之
文、若謂李子在井地中、而蟻遂從糞土中出而食之

耳陸佃因糞土二字、遂有外黃內黑之說、今人不信
孟子、而信郭璞陸佃、不亦過乎、濬嘗見桑李中有白
長蟲、是卽蟻、是卽蟻蟻諸物矣、故今斷從揚雄孫炎
陸璣諸說、雖爾雅之文、亦可廢而不用、化書云、燥涇
相育、不母而生、蟻齒如瓠犀、齒則如瓠犀之白而且
齧、○蟻蟻音囚齊、齒如瓠犀、整也、○集傳瓠犀、瓠中
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古義瓠、匏屬、陸佃
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犀、爾雅作棲、字異
音同、通用、孫炎云、瓠中瓣也、按相法、齒瓣、
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瓠犀、音互西、螭首蛾眉

詩門

卷五

衛頌人

三

為螻之首廣而方正為蛾之眉細而長曲○集傳螻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孔疏釋蟲云螻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蜚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螻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古義螻爾雅翼云螻螻之小而綠色者此蟲額廣而且方故以為婦人首之比陸佃云繭生蛾蛾生卵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云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蠅蛾一名羅孫炎以為蠅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曰蛾眉也○螻音秦

巧笑倩兮

笑之巧也倩兮而口輔之好○集傳倩口輔之美也○古義巧猶工也笑解頰啓齒

也字从竹从夭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故蘇子瞻作文與可畫竹贊云竹亦得風天然而笑是也○孔疏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朱日濬曰輔本車中之物乃兩旁夾車之木也今取以象口輔則人之兩頰所以夾輔口牙者即俗所云兩頰之間也○今按以倩訓口輔之美原

本毛傳要其說無據古義引說文云倩美也徐鍇云若艸木之蔥蒨也其說更覺明切因附於此○倩音茜
美目盼兮 目之美也盼兮而黑白之明即其容貌也
 六帖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然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知其為何詩或他詩亦有巧笑二語偶於此同而刪去耳然則月離于箕亦未必正為漸漸之石篇中語也

盼音攀去聲叶如騙音濬按盼今坊本俱作盼盼音系胡計反从自从今恨視貌孟子使民盼盼然是也與此詩之盼从日从分者迥別○賦也
碩人敖敖 我且由今而憶其敖敖而長○集傳說舍止農郊之近傳敖敖長貌
說于農郊 自齊來衛舍止農郊之近郊也○集傳說舍也農郊近郊叶高
四牡有驕 見駕車之馬則四牡有驕○集傳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驕音蹺叶
朱幘鑣鑣 而朱幘之飾鑣鑣而盛○集傳幘鑣飾高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詩門
 卷五 衛碩人

鑣盛也。○詩緝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庶庶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儻儻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古義按說文無憤字。疑通作噴。噴者吒也。蓋鑣在馬口傍。時或噴吒而出。涎沫。故鑣謂之排沫。其纏之則以朱爲飾。但以其正當馬噴吒之處。故曰朱噴也。噴譌爲憤。今謂朱是鑣飾之色。則可謂朱爲鑣飾之名。則不可。鑣者馬銜外鐵。釋名云包也。在旁也。斂其口也。一名扇汗。一名排末。爾雅謂之鑣。○六帖朱憤鑣也。而遂以鑣鑣贊之。此以實字爲虛字。如螽斯蟄蟲也。而遂云蟄蟄木杪梢也。而遂言梢梢。

凡古書重字。大半借實字用也。○憤音焚。鑣音標。翟莛以朝。至於車上。又翟之蔽。於以入君之朝。而成大昏之禮焉。○集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莛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古義莛者妙盛之義。艸盛則能蔽物。故謂車蔽爲莛。爾雅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莛。易婦喪其莛是也。孔云。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帳以自隱蔽。謂之莛。因以翟羽爲飾。禮中車注引此。謂厭翟也。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也。未日濬日。婦人車前後有蔽。爾雅前後對言。故謂前報後莛。此單言莛。亦只大槩。

說車蔽不得謂後蔽而前不蔽也。○蕘音弗，朝音潮，叶昭。**大夫夙退**，樂得為君之配，皆私相謂曰：今日諸大夫之朝於君者，是必簡乃謀議而早退焉。○集傳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孔疏：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出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大全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古義列女傳夙退作夙夜，**無使君**

勞 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賦也。○河水是始嫁之時，亦禮接有加如此矣。○賦也。○河水

洋洋 我又由始嫁而憶其宗國之美地，歸國之盛儀矣。維彼齊國，河水右繞，洋洋而盛大。○集傳：河

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洋盛大貌。○孔疏：齊所以得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

西北流也。○古義：自齊適北流活活，其北入於海，活活而長流。○集

傳：活活，流貌。○詩志：齊南枕泰山，北運渤海，東墜瑯琊，獨誇北流之河者，即夫人來嫁之一面言之也。○

活音括 **施** 施於水則滅滅其聲。○集傳施

叶歌 **施** 設也。鼠魚皆也。滅滅，鼠入水聲也。

○古義爾雅魚謂之鼠。注云：網最大者滅滅。朱子

云：鼠入水聲也。說文云：凝流也。楊慎云：水平則流凝

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又馬融

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此但以音解，似無據。○鼠音

孤，滅音 **鱸**。鱸，鮪之魚，則發發其盛。○集傳鱸

音 **鱸**。鱸，鮪之魚，則發發其盛。○集傳鱸

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鱸而小，色青黑，發發

盛貌，頷寒上聲。○孔疏：鱸，大魚似鱸而短鼻，口在頷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

為黃魚，即是也。鮪魚形似鱸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

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

益州人謂之鱸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一名鮪

肉色白，味不如鱸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

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詩

緝本草以鱸為黃魚，是也。鱸今俗作鱸，即鱸鱸鮪是

也。說文曰：魚著網尾撥撥然。○古義陸佃云：鱸俗謂

之玉版，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

入漆沮，故詩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按爾雅鮪鮪鮪

言門 卷五 三
沈云江淮間曰鮪伊洛曰鮪河濱曰鮪即一魚也能
度龍門則為龍故禮記云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泔鮪
從龍者也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
上朱日濬曰鱣鮪今濬黃州江中頗多俗呼鱣為
黃魚鮪為鱣魚二魚至大鱣之大至千餘斤皆鉤取
之未聞用網今詩言施罟云云則知古人文字之不
拘如此○鱣鮪音旃 葭莩揭揭 至於葭莩之生於河
委發音撥叶方月反 葭莩揭揭 上者亦揭揭而長焉
宗國之地美如此○集傳莩葭也亦謂之荻揭揭長
也亂頑去聲○詩緝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兩名葭

亂葦又名離亦一物而四名○古義爾雅云葭蘆莩
亂李巡云分別葦類之異名按葭葦之未秀者即蘆
也莩葦之初生者似葦而小長大名亂成則名葦又
名離陸璣云亂或謂之荻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
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葭莩音加毯揭音傑 庶姜葦葦之來也
有從嫁之庶姜則葦葦而盛飾○集傳庶姜謂姪姊
葦葦盛飾也說約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為
媵也且葦既以庶葦為義則曰葦葦者亦以實字為
虛字如鑣鑣之類耳朱日濬曰古義云嚴云庶出

詩門

卷五 衛碩人

三

為孽言孽孽者衆多之貌猶庶士有竭有從行之庶
 言非一孽也濬按此說亦通庶士有竭士則有竭而
 武勇士女佼好爛其盈門歸國之盛儀又何如耶凡
 此者皆人情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然以吾觀今日
 之事覺有不然者斯又吾人之所不得而知矣○集
 傳庶士謂媵臣竭武貌○古義庶士毛傳云齊大夫
 送女者孔云左傳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
 之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朱
 日濬曰詩人口中通篇不曾說出不見答意不特各
 章不可露即篇終亦不可說出以本文原無正於言

外見意方得風人不盡
 之旨○竭音孽○賦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通解按此詩一章言其族類之
 貴三章稱其容貌之美三章言

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
 從媵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詩意只是傷不
 得於夫而春秋傳以為美而無子者蓋不得於夫
 此所以無子也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
 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
 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

不止此也。四章之中，唯大夫夙退二句，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殆婉而章者與。○朱日濬曰：序云：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之蚩蚩 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終者，我今日非耶。追言昔時有氓蚩蚩然。○集傳：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呂記：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旣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

第○古義：氓，从亡，从民，流徙之民，非土著者。蚩，說文云：蟲也。曰蚩蚩者，言其蠢動無知，如蚩之集聚然。鄙，賤之詞也。蚩，从虫，之聲。今俗抱布買絲，抱彼已成之之作山，非○氓，音萌。蚩，音癡。**抱布買絲**，布買我未成之絲。○集傳：布，幣，買也。買，絲，蓋初夏之時也。○孔疏：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說約：鄭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詩緝：說文云：貿，交易也。○朱日濬曰：按古布，如今細絹麻布之類，皆絲麻所爲，非今棉布。蓋木棉出遠夷，自漢唐始貢中國。至宋元始有種，閩廣間接壤。

寺月

卷五 衛氓

三

西域首得其利，然未用以入賦，故宋元食貨志皆不載。至明乃徧傳其種，而民之受利為無窮矣。今考古人布帛，通名布，又名幣。至後世有棉布，始以麻布、棉布之類為布，而以絲、繭、紬、絹之類為帛。讀禮疑圖云：織麻曰布，析絲曰縷，濬謂此皆後世之稱。其實古絲麻皆曰布，析理絲、帛皆曰縷也。麻布，今濬鄉俗止名夏布，以此布在今唯夏始用，而餘時不用。若古人則冬夏皆用。○貿，音茂，絲叶西。匪來貿絲，其意實匪來，即我謀也。○詩原，即就也。○謀叶媒來，貿絲也。

送子涉淇

及子之歸，我尚遲遲。未行，送子涉淇水。

至于頓丘

至于頓丘之地。○集

傳頓丘地名。○孔疏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飛如覆敦，敦器似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詩緝譜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也。梁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古義劉熙云：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關關云：頓

丘在淇水南按今大名府之開州是其地○丘叶歌**匪我愆期**因謂子曰匪我

○集傳愆過也○**子無良媒**但子無良媒以往來道古義期猶限也

將子無怒將子無怒願也請也○將音槍**秋以為期**秋以為期

之始約如此○集傳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

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

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賦也○**乘彼墉垣**迨

期至矣於是乘彼墉垣○集傳**以望復關**以望我復

墉毀垣牆也○墉垣音鬼袁**不見復關**復關男子之所居也

不敢顯言其人故託**不見復關**言之耳詩緝李氏曰復關關名○關叶獨**不見復關**

方其未至而**泣涕漣漣**則泣涕漣漣不勝其悲○詩

不見復關也**泣涕漣漣**緝粲曰漣漣涕出絕續之貌○漣

既見復關及其至而既**載笑載言**則載笑載言音連

爾上爾筮 遂從而謂之日秋以為期人謀固如此矣

但人謀不若神謀之愈也爾灼龜以上爾 揲著以筮○集傳

龜曰卜著曰筮 體無咎言 若卦兆之體果無凶咎 之言是神謀與人謀協

矣○集傳體兆卦之體也○孔疏傳以經卜筮並言 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詞○

朱日濬曰卜有兆體筮有卦體雜記云龜陰之老也 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故

有兆兆端兆也龜得火而形圻可見也 以爾車來 卽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言懸掛著明也

爾之車 以我賄遷 而卽當以我之賄往遷也其既不 來迎 負約又如此○集傳賄財遷徙也

朱日濬曰古義云未四句乃其所言者厥後色衰 被棄似若卜筮不靈然者先儒所謂易為君子謀不

為小人謀 桑之未落 夫始約如此由今思之能無 也○賦也 自悔耶彼桑之方盛而未落

也○古義桑蠶所食葉木也說文凡艸日零木日落 徐鍇云木日落而從艸者不但葉落耳其枝幹勁與

艸零無異 其葉沃若 其葉則沃若而光潤可愛矣○ 故從艸 集傳沃若潤澤貌○朱日濬曰

此二句是比以桑之潤于嗟鳩兮雖然無恃其光麗

澤比已之容色光麗鳩兮○集傳鳩鵲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

聲鵲音骨○古義鳩毛傳云鵲鳩也江東亦呼鵲鵲

以其春來冬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皞氏取以名司馬

之官陸佃以為一名鸞鳩按爾雅釋鳥云鸞山鵲也

以此鳩似山鵲而小又其短尾青黑色多聲故一名

鳴鳩也孔云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鵲鳩者以鵲鳩

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朱日濬

曰鳩毛云鵲陸璣云班鳩嚴氏云鳴鳩其說不一今

按集傳於此鳩則訓鵲鳩於小宛之鳴鳩則訓班鳩

於鵲巢之鳩則直云鳩似有分別實難畫一濬謂此

詩與鵲巢皆單言鳩自是一物小宛鳴鳩又是一物

大約鳩類最多或曰鵲或曰鳴皆鳩也則此詩與鵲

巢之鳩當各班鳩而鳴鳩即莊子所云鸞鳩也今濬

鄉班鳩是總名然其中又有梨班鐵班蘆班之別要

之皆鳩也此詩之鳩鳩之大名小宛鳴鳩鳩之

類也諸說俱混槩置不用鸞音學○于音吁

桑甚無食桑甚而狗其性之所好以致醉○集傳于

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甚音甚叶深

于

嗟女兮于嗟無與士耽可與士耽而徇其情之所樂

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以鳩食蕘則醉興女耽士則醜○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

則就以此辭起興蓋句兩例後凡言比而士之耽兮

與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耽音儋叶沈猶可說也為之說也○集傳說解也女之耽

夫士之猶可說也男子百行猶有可藉口以女之耽今不可說也則一失其身即不可藉口而為之說也何我沃若時之曾不知自制

取○集傳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王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賦申上興意鍾伯敬云淫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列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此而興也

○桑之落矣夫始與士耽固足

棄其故果安在哉彼其黃而隕復向之沃若可愛所

桑之既衰而落也

寺月

卷五 衛風 壹

以不免於見棄也。○集傳隕落也。○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以桑之黃落比已之容色凋謝。○隕叶雲

自我徂爾 獨念昔日自我以賄遷 **三歲食貧** 蓋三歲

爾之貧艱苦備嘗矣。○集傳徂往也。 **淇水湯湯** 乃今復渡淇水之

古義食貧猶云茹苦。 **漸車帷裳** 漸車之帷裳而乘之以歸光景

湯音傷。 ○集傳漸漬也。帷裳

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古義在上曰帷

在旁曰帷裳鄭云童容也。孔云以帷幃車之旁以為

容飾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

帷裳或謂之幃裳。○說約童容各物疏引鄭注又曰

幃容也。○ **女也不爽** 然非我之為之也。女也於此并

漸音尖。 **士貳其行** 但士之終不如始以貳 **士也罔極**

也。○爽 叶霜。 ○集傳極至也。○詩緝罔極為無窮之意善惡皆可

夫士也貴乎一德以相成何乃反覆罔極不可測知

言之罔極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為志念無窮極。○ **蓼莪**

民之罔極與此士也罔
極皆為反覆無窮極
二三其德二三其德以至此

歸矣。○
賦也。○
三歲為婦夫爾固棄我矣獨不念我昔
靡賦也。○

室勞矣值爾之貧盡心竭力靡以室家
風興夜寐而興夜焉而寐。○

靡有朝矣靡有朝旦之暇矣其勤
集傳夙早興起也

言既遂矣乃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矣
者不然
言既遂矣義言即來即我謀之言遂猶中也申

至乎暴矣即至於暴戾相加矣
兄弟不知及棄而歸

其唾其笑矣不相慰恤但唾然其笑而已
靜言思故

躬自悼矣夫既見棄於夫而又不恤於兄弟

失於始者有以致之唯躬自痛悼而已亦何所
哉朱日濬曰至此章悲憤怨恨之極其聲節似

頗似亂詞古義云連用數矣字寥落悲
前事支離笑此身情况悽絕。○賦也。

且今之自悼者亦何及乎我當時本謂及爾偕老○集傳及與也○古義偕俱也老使我怨

而孰知老而見棄乃使我懷怨之如淇則有岸若此者固

是哉○朱日濬曰此上二句是賦也○爾之二三其德矣然亦有以隰雖遠則

自致也彼淇雖廣則猶有岸矣隰則有岸猶有泮矣

○集傳泮涯也高下總角之宴向我於總角之時與

之判也○泮音畔爾燕樂相娛○集傳

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詩原宴

安樂也○孔疏甫田云總角仲兮未幾見兮突而弁

今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內則亦云

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

兩角故內則注云角結髮也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

也○大全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

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

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

言笑晏晏

以言笑則晏晏而和

家貧勞之歲月耳○朱日濬曰宴本宴飲宴息宴喜之字故以安樂

訓之若晏字據說文云天清也字書云日晏無雲也

寺月

卷五 衛風

天清有安平之意故史云海晏河清日出有遲晚之意故語云何晏也有鮮盛之意故鄭詩云羔裘晏兮有溫和之意故此詩晏晏訓為和柔也是一字而有數義如此**信誓旦旦**信誓則旦固將謂可以終身者也○**不思其反**會不思其反覆集傳旦旦明也○旦叶煨**不**洪岸隱泮之不如乎○朱日濬曰此六句是興○疏義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義以為興也○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典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

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反叶飯**反是不思**反覆至此是始

思叶**亦已焉哉**失於始者既已往難追悔於今者又後時無益亦已而安之已矣意天下

事類如此人可不慎之於始哉○哉叶賚○賦而興也

氓六章章十句說通首二章追敘奔時事後四章

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淫人之悔也○六帖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

言
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朱日濬曰：讀此詩因歎士君子持已接物貴惕之於始，謹之於微，集傳於此詩首章末注云：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此正古人讀書之法，濬往於書坊中，見一前輩評點詩傳，塗此數語，且註其旁云：腐道學語，嗟呼！聖人存此詩，豈專令婦人讀耶？於此等處，便見得五倫之道，皆當謹之於始，如楊雄荀彧、柳宗元之流，甘爲王莽、曹操、王叔文之鷹犬而不辭其始也，彼莫不自以爲命世大才，要自今

看來，要不過漢唐間一無耻之淫婦人耳。又如王安石，豈真是奸險性成，只爲比黨呂惠卿，故爲所誤，到後來徒書福建子悔之何及？此詩所云躬自悼矣，亦已焉哉，千載之下，正出一轍耳。唯管寧一見華邴，便與絕交，所以後來不受其汚，先儒云：士動於欲而失其健，女驕於悅而失其順，一而已矣。夫揚雄諸人，豈肯甘爲不肖之徒哉？多欲故耳。故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自古學廢，凡誦詩讀書，皆不求爲己之實，徒以其名，如此詩若只爲淫婦設戒，將聖人所爲，與觀群怨，與者與何事，而觀者

又觀何事哉六帖讀此詩而推言之曰豈唯女德哉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寤掉臂之態徒勞勒門之箴當戒於此可謂得讀書引伸之義矣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今按此詩所云悔恨恨見棄於人而悔之非耻心中發而悔之也序謂美反正豈其旨乎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

詩曰天下凡勢之可以自遂者即無徒思

之若我何以不然也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以籊籊之竹竿○集傳籊籊長而殺也殺去聲輯錄殺衰小之也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以釣于淇而釣于淇豈不爾我豈不爾是思哉朱日濬曰爾字即指竹竿淇水而言補傳云思兒童遊戲之樂是也古義謂爾指衛國理非不是然以語遠莫致之能致之也而何以遂其思○泉源在左然由遠而憶之衛地不宛然耶○賦也

矣。○集傳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朱日濬曰李氏云遠莫致之要非地之遠也。一回想之泉源不在左乎。淇水不在右乎。今按此說甚善。但詩人口中說不出耳。淇水在右。維彼淇水。則在於右矣。其地甚可樂也。○集傳淇濬曰。淇在衛西南。曰在右可矣。若泉源在衛西北而云在左可乎。按古義云。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東注之。嚴粲云。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此說似為得之。舊說俱

訓云在衛之左在衛之右。終覺未合。故今正之。只云在左在右可也。○右叶以。女子有行。為衛之女子。乃遠父母兄弟。遂已遠其父母兄弟。安能於有行之時。遠父母兄弟。復至泉源淇水之所乎。○朱日濬曰。按此章解者。動云在衛左右而不得。曾泉源淇水之不若。如此說去。竟是興體。蓋過泥集傳。思二水之在衛。自歎其不如二語耳。不知此詩歸寧之思。都在寓意於其地上。首章託言衛地之遠。次章憶其地之所在。而自歎其遠。三章承上。因思昔之同遊其地者。未復結之云。今安得出遊於此。以寫我憂乎。

詩

卷五 衛竹竿

五

如此說去。殊有次第。古義右叶有韻亦叶紙韻母有韻亦叶紙韻今按蘇傳呂記嚴緝俱作兄弟父母故古義從之叶母而不叶

弟。○弟叶米。○賦也。

淇水在右

淇水在右

泉源在左

泉源在左。巧笑之瑳。衛之水維衛之人樂之也。我為衛之

間。○集傳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上聲。佩玉之儺。不得

佩玉之儺

佩玉

之儺然以游其地情與事違能無感以慨耶。○集傳儺行有度也。○儺那上聲。○賦也。

淇水

悠悠

夫我歎恨之情如此亦以衛地可寫憂耳彼淇水悠悠而長流。○集傳悠悠流貌。○悠悠音由。

檜楫舟

有檜楫焉可以行舟有松舟焉可以濟渡。○集傳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古

義檜柏葉松身即禹貢之所謂楛也故檜又有楛音羅願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為舟楫所以行舟者說

文云舟楫也。劉熙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方言云或謂之橈。○朱日濬曰檜雅翼云今人亦謂之圓

柏以別於側柏又一種別名檜柏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柏庭宇植之以為玩字說云檜柏葉松身則葉

與身皆曲，縱松葉相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曲而
從之，檜以曲而會之，楫，撓也，權也，權亦作棹字。

言出遊 安得駕言以出遊於彼。○詩 **以寫我憂** 以寫
原具車馬曰駕言，語助詞。

懷哉，否則何以自慰耶，噫，卒止於義，
衛女賢哉。○集傳，寫，除也。○賦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總是欲歸衛而不得
歸之情也，不得歸，就寓為義所
制意，特未顯言出義耳。序云：衛女思歸也，適異
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文公謂未見不見

答之意
故不從

芄蘭之支

此刺童子躐等之詩。曰：服必貴乎相稱，分
不容以躐等。如彼芄蘭，弱草也，而今有其
支，則不能勝矣。○集傳：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
有白汁，可啖。支，枝同，斷音短。○古義：芄，蘭，說文云：芄
也，一名葱蒲，可為席。周禮有莞筵、蒲筵，莞，蒲總，一草
而莞則蒲之小者，以之為席，則莞精而蒲粗。舊說誤
讀爾雅有芄芄蘭之句，以為此即芄非也。按郭璞注
云：芄，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孔疏云：如此注，則以

詩曰

卷五 芄芄蘭

四

蕙芄一各蘭可知其非此詩之芄蘭明矣芄所以名芄蘭者以芄叢生水中似蘭而莖圓故字从丸而又呼之以蘭也○朱日濬曰爾雅芄芄蘭郭璞以芄芄各蘭注解朗然集傳沿鄭玄陸璣之舊故云然耳今當斷從說文訓為芄蓋芄質柔弱枝葉輕浮亦本不勝未之象故以為典芄音貫○芄音丸

童子
佩觿况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夫觿豈為其所宜乎

佩觿○集傳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古義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但佩容臭而已

故知觿為成人之佩劉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說通本不勝枝服不旗畏此典意也至二句止末二句言此外無可

雖則佩觿由其服飾見鄙之也耻之也○觿音畦

能不知而聰明有限識見未充能不於我彼雖則能不知而加知也○集傳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說約集傳知猶智也作才能不足以智於我為通然又曰知於我字不從智即作不足知於我亦無不可也此最朱子兩可搖惑處

智於我言其智不能過我知於我則言不足為我

所知也。據輯錄智不足以知我，則智字只代上能字。且於字亦無着處。朱日濬曰：只言其才能不足以智於我。容兮遂兮。而但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自擬。容兮遂兮。○集傳：容遂，舒緩放肆之貌。垂。帶悸兮。其欲速成哉。○集傳：悸，帶下垂之貌。○悸音暨。○。芄蘭之葉。彼芄蘭之弱。童子佩韞。况此童子與也。○。芄蘭之葉。草則有葉矣。童子佩韞。也則佩成人之韞矣。○集傳：韞，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鬪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

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彊沓。食指將指無名指也。鬪音開。彊音樞。說約按名物疏：大射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韞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禮書曰：考之射禮，右巨指著決，所以鈎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謂之極者，以其中於指也。謂之沓者，以其沓於指也。馮嗣宗曰：決決決三字實一物也。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韞之為玦許叔重亦以為然。韞之為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鄭以禮無以韞為玦者，故易之為沓。然詩曰：卷五 篇芄蘭

則以鞮為杳，又出何禮文邪？故雖禮書之解，左袒鄭箋實不可從，而朱注亦以毛傳作決列之於前也。

鞮音雖則佩鞮然雖則能不我甲而技力有限遠大莫勝能不於我而

加長也。○集傳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詩原甲者十干之首猶長也。○甲叶挈容兮

遂兮而但見其垂帶悸兮已不亦深可鄙哉。○與也

楚蘭二章章六句 朱日濬曰二章一意。序云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誰謂河廣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

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曰：夫人情以地阻而不能遂者常也，而我

豈其然乎？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我之所以不渡河者，或疑其廣也。誰謂河廣乎？朱日濬曰：箋餘云

突然下四誰謂字，言前不知多少思想，言下不知多少感慨，言外不知多少怨悒，言內不知多少阻難。此

說頗得詩人未發之旨。○孔疏：子無出母之道，故當知桓公之詩，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義不得往

詩曰 卷五 衛 芄蘭 五

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
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
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淫佚出
爲其亂族嫉妒出謂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
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
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
去於令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
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悖德
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旣多不爲絕
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

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
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
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
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
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詩緝曹氏
曰禮爲出母期而爲父後者無服襄公爲桓公後嗣
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爲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
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朱日濬曰或問詩柄
與祖爲體不言父何也濬曰只因云與廟絕故獨言
祖耳蓋此時桓公初薨尚未祔於廟故也又按說通

云序止言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而注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仍鄭氏之訛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於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濬據此說本坦叔其辨甚是觀衛滅之後許穆夫人有思言之作宋桓夫人獨無或此時久已歸衛故一不作也至夫人被棄之故史書莫考不可詳矣

葦杭之

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矣○集傳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有河南○說約度毛

傳作渡○古義葦蘆屬說文云大葭也詩疏葦初生名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朱日濬曰詩測云杭之義杭木以渡也秦始皇南遊至錢塘浙江水惡乃於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因置餘杭縣隨置杭州即此杭字之義也○葦音偉

誰謂宋遠 我之不適宋者或疑其遠也然誰謂宋遠乎

予望之 但一跂足而望之則可見矣非廣與遠不阻於地而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哉○詩緝跂舉踵也腳跟不着地○說通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含臆不語凄婉悲

詩

卷五

吳

涼。千古如見。○詩志不說歸不得。却說歸得。不說歸難。却說歸易。凄惋悲涼。稍指破不得。○賦也。

誰謂河廣

誰謂河廣乎

曾不容刀

曾不容一刀之小而即濟矣。○集傳小船日刀

不容刀言小也。○釋文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說約葦渡及不容刀皆無此理。蓋極形容之也。○朱日濬曰小船日刀形之似也。劉熙云二百斛以上日艇三百斛日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今按刀本有都高丁聊二音。今人但知都高一音。至丁聊一音復加刀字以別之。非古也。

誰

謂宋遠

誰謂宋遠乎

曾不崇朝

曾不容一朝之力而即至矣。非廣與遠而終不能自

遂我且奈之何哉。夫河可渡也而不渡。宋可至也而不至。夫人於此真可謂知禮畏義者矣。○集傳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朱日濬曰孔云宋去衛也。社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而言不崇朝者言外見非遠之故也。○賦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二章俱極言適宋之易。見所以不得往者不為遠也。

詩

卷五 衛河廣

七

義之不可隱然言外。○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
 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
 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
 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
 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
 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
 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呂記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
 自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
 則不可以往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

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
 母之變者可以觀矣●朱日濬曰序說與集傳畧
 同桓寬鹽鐵論云好德如河廣故土積而成山阜
 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
 知德之至也此皆非詩本旨特借以發端
 耳古人讀書多如此推廓不似今人拘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以夫人從
 役有久而時久則不能不思如我伯兮何

其揭然武勇兮○集傳伯婦人目
 其夫之字也揭武貌○揭音挈
 邦之桀兮才之過
 人誠邦

寺月

卷五 衛河廣

三

之桀今○集傳，**伯也執殳**，今果何事哉，蓋伯也。今方桀才過人也。

二而無刃，○詩緝疏曰，戈殳戟矛皆挿於輅，此云執

之者在車當挿用之則執之，輅音倚，車傍也。又音意

輯錄說文，殳積竹為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

，轂兵同強，殳無刃，可轂打人，同強，上下同堅勁也。○

說約禮書云，細而能轂，則非竹不可，許慎謂積竹為

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又曰，彼候人兮荷

戈與殳，殳亦殳也。蓋殳雖建於車，及王行，則州執而

前，賓客往來則候人荷而趨。○詩說，執殳二句只閑

閑敘夫之事如此，注今方字有意，正見其不可得見，以起下思念也。○殳音殊，**為王前驅**，為

前驅而行也。此不可遙擬而知之者耶。○孔疏，前驅

在車之右，非步卒。○呂記，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

非大義也。○朱日濬曰，左傳，衛宣公時，桓王以蔡人

衛人陳人伐鄭，康成遂以此詩為此而作。故孔氏遂

於下章云，鄭在衛西南而言東者，三國先東行至京

師以伐鄭也。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集傳不

言以其事無據也。○**自伯之東**，夫伯固從王有事矣，

○為去聲，○賦也。○**自伯之東**，而我其何以為情乎。

念自伯之
東征也
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朱日濬曰蓬一名薦黍師曠云歲欲流流草先生謂蓬也說文云蓬蒿也陸佃云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輒拔而旋古者觀轉蓬為輪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其字从逢
豈無膏沐 當斯時也豈無澤髮之膏滌首之沐哉○
全東萊呂氏曰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大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

齊師則膏非專婦
人用也潘音翻
誰適為容 但伯者我之主也伯方
為容乎雖飛蓬亦任之矣○集傳適主也
○傳曰女為說已容○適音的○賦也
○其雨其

雨 夫莫適為主能無望其歸乎彼當久旱之後仰而冀日其將雨乎其將雨乎○集傳其者冀其將然
之
杲杲出日 方見杲杲然而日出則已失其望矣○
詞 集傳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
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杲杲
日色明也詩志云其雨其雨意中之人近也杲杲出

日望中之願言思伯是以我願言思伯○詩緝願念人遠也

詞也甘心首疾極其憂思之苦雖至首疾亦所甘心耳也

○此也焉得諼草不特此也吾聞諼草可以忘憂焉也

食之令人忘憂者○釋文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蕙或作蕝

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六帖稽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

朱注謂一物再考○說約馮嗣宗云案朱傳云諼草合歡誤也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或者

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諼草乎○朱日濬曰諼一作蕙俗作萱說文云

以其忘憂故名爲蕙蕙忘也述異記云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有千葉單葉者又有金萱

蜜萱又秋萱秋着花冬不葉淵古今注云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贈青裳青裳

一名合歡風土記云宜男草也高六七尺花如蓮宜懷妊婦人佩之則生男一名鹿蔥今濬鄉呼黃花菜

言
為鹿蔥謂即萱草又有麝香萱花小而香鶯黃色即金萱也○焉音烟謖音萱
言樹之背
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集傳背北堂也○古義孔云背者向北之義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朱日濬口或疑堂非樹草之處此云北堂何也濬按孔氏稱堂為房室所居之地蓋謂北堂之餘地也堂者總名房內外皆名為堂如今俗稱堂堂大路是平地亦得有堂名也北堂曰背者古人宮室南向面南則背北矣故謂北為背亦取背陽之義孔云婦人所常處者堂

也故知北堂
○背音佩
願言思伯
然吾之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

使我心癢
雖使我心癢而有所不辭耳又何首疾之足慮哉是固婦人專一之志而上之不恤其人亦可見矣○集傳癢病也○癢音妹○賦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首章敘夫從役之事下皆歷敘思念之懷一節深一節○集傳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

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朱日濬曰。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子貢傳。申培說。則言鄰人從武庚伐衛。室家憂之。古義云。武庚稱王於他書無考。鄒忠胤引詩史前編。

謂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周公歸自東。三叔懼。乃尊武庚為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叛王命。亦未足信。

有狐綏綏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曰。物各有耦。失則思得。其情也。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集傳。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古義。狐形似黃狗。鼻尖。口銳。尾大。其性善疑。尾重。善濡溺。古語所謂狐欲渡河。無如尾何者。也。○發微。埤雅云。犬性獨。狐性孤。羊性羣。

寺月

卷五 衛伯兮

七

鹿性麗麗旅行也又云燕識戊巳不銜泥狐潛上在
伏不越度阡陌又云狐狼知虛實虎豹識衝破

彼淇梁 在彼淇水之梁焉夫在梁則無衣禡之
患而可以裳矣○集傳石絕水曰梁 **心之**

憂矣 我也觸目感事 **之子無裳** 之子可以裳而無裳
心為之憂矣也安得為之縫裳也

乎○說通此是託言之比之子即 **有狐綏綏** 有狐
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例○比也

在彼淇厲 在彼淇水厲涉之深處焉在厲則可
以帶矣○集傳厲深水可涉處也 **心之**

憂矣 我心深為 **之子無帶** 之子可以帶而無帶也安
之憂矣得為之束帶也乎○集傳

帶所以申束衣也疏義申重也衣已束矣又用帶
以束之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

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 **有狐綏綏** 有狐
也○帶叶帝○比也 **在彼淇側**

在彼淇水之側焉 **心之憂矣** 我心深為
在側則可以服矣 **之子無服** 子

可以服而無服也安得有以服之乎夫託物言人因
言探意民之失依亦可哀矣朱日濬曰或疑淇梁

淇側固可裳可服矣。若淇厲正在涉水，亦云可以帶乎。濬曰：以衣涉水，水曰厲。涉水之衣，謂禪也。既以禪涉水，正宜用帶以束之，非已涉水而用帶以束長衣之謂也。若然，則又為在梁在側矣。即前疏義所引懸佩束衣二帶，特言凡帶之制，不可用以解此詩之帶明矣。○服叶迫。○比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三章一意，狐綏綏，比無服則欲嫁之意，亦見矣。○序云：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

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子貢傳以爲國亂，民貧，君子傷之。韓詩云：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與子貢傳意同。濬按此說，只就民貧解其意。自明。若必欲如集傳及序所言，喪其妃耦之云，終不免牽合矣。

投我以木瓜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曰：有限者物，無窮者情。有如投我以木瓜，投亦微也。○

集傳木瓜楸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楸音茂。古義
 投者取物相遺之謂木瓜本草云花生於春末深紅
 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陸佃云木瓜狀如柰實
 如小瓜花如海棠善療筋轉為隱居曰如轉筋時但
 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梅望之而蠲渴楸書
 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馮時可云古語
 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
 大全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
 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朱日濬曰水
 經云魚復縣多木瓜樹子大如甕甚苦香本草云木

瓜生夷陵虎丘山楊誠齋詩云天下宣報之以瓊琚
 城多木瓜日華露液繡成花。○瓜叶沾幸報之以瓊琚
 我之報之則當以瓊琚之佩玉焉。○集傳瓊玉之美
 者琚佩玉名。○詩緝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
 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古義佩有璜有琚有
 琚琚者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纁珠璜如半
 璧繫於兩旁之下端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使得因
 琚之抑揚以自相攻擊而于二組相交之處以物居
 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曰琚或以大珠或雜用瑤石
 賈誼新書所謂佩玉捍珠以納其間者是也此言琚

用瓊則佩之美
乎。○琚音居。**匪報也**。重寶之報亦云足矣。然我永

以為好也。但欲假此結殷勤之心。長以為好而不忘

耳。遂以盡吾情耶。○詩原此詩各四句。都

是比體而似賦。說通此詩賦體而云比者。蓋以木

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真以此二物投報也。四句

俱作比。正意言外見。○說約匪報永好亦各承上。○

說不必補正意。如暗比之例。○好去聲。○比也。

投我以木桃。投我以

報之以瓊瑤。我則報之以瓊瑤

焉。○集傳瑤美玉

也。○朱日濬曰瑤毛傳云美玉說文云美石魯詩云

曰玉未知誰是然按公劉云維玉及瑤則疑美石者

為**匪報也**。然我之心匪

是**永以為好也**。但欲其長以為

木桃豈輕而瓊瑤

豈重哉。○比也。○**投我以木李**。投我以

報之以瓊

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說約，玉輕石重，惟最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玖音久，叶已。匪報也。然我之心，匪亦以為好也。好而不忘耳。木

李豈薄而瓊玖

豈厚哉。○此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三章一意。序云：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

處於潛，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歸季思云：投者平居

分義無往來之道，出於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姜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於諸姬而出於姜氏。衛人所以感恩桓公之德，無已時也。劉安成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為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說通云：夫子錄木瓜於衛風之殿，於衛見亂極治反之機，於齊著存亡繼絕之義。濬謂王者失其庇覆，諸侯始有私德，木瓜作伯政興天下無王久矣，故次之以王如此說，於義甚合。集傳謂為淫詩，亦是未定，故下一疑字。若美桓無據，故又不從也。按郝京山又云：此詩作於齊桓既

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此說又與前異皆可並存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似亦言報施之情又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朋友相贈之作其說不一如此○又按木桃木李埤雅以為木瓜之類非即桃李而鄭曉古言云木瓜木桃李一也今人有以木為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濬謂此說較別然亦佳附存之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集傳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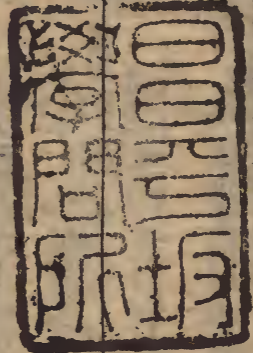
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大全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為淫詩言耳鄘柏舟定之方中淇奧等篇不在此限朱日濬曰鄘衛雖分三國實衛詩也其篇什獨多於他國者蓋衛自宣公首亂既滅復興其間事變既多是非得失之機貞淫淑慝之族紛然雜

言

老子

卷

出而治亂以分夫子詳
載之將以示鑒戒云



卷五

天孫

